

書無多購者從速

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元倪瓚山水(小傳詳前)(寶藏樓品)

宋刊大字本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終南山釋道宣述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

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廈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丘慈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所非述夫以靈嶽降靈非太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成機分

大瓢偶筆節錄

是書為清初山陰楊大瓢實隨手鈔綴之作、篇中雜論碑帖、直書所見、精詳淹博、自成一派、復經鐵嶺楊慰農氏編次彙列、間加按語、正誤辨疑、實足有功金石、節錄之以為藝林參考之一助、

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

大禹嶠碑、在衡山峴巔峯巖所刻者、宋嘉定間何致子一所摹、在嶽麓山巔石壁間、有亭覆之、石東北向、高七尺、廣兩之、若屏然而亞其兩角、刻文於中、空其前後、榻墨處獨黑、望之若另一碑、其實則一石也、余於康熙戊子春、從嶽麓書院崇道祠登山、由道中唐極高明亭往觀之、亭外西北隅有磨崖、古刻三行、大如斗、類八分、缺其上截、旁有小楷書二行、俱不可辨、不知何人所刻、亭中石刻尚多、大都近代人書、不足觀也、

會稽山禹陵鑿石本無字、漢永建元年五月始刻、題字於石、石在禹廟東南小阜、高五尺許、下大可合抱、而上微銳、銳處有一孔、形若稱錘、故土人呼之為石稱錘、予幼時見其孔若斷而復續者、朱竹垞曰、相傳千夫不能撼、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而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幾數寸爾、士人塗以漆、仍立故處、覆以亭、

按曝書亭集云、考古之葬者、下棺用鑿、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鑿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王復齋碑錄定為漢刻、是矣、趙氏金石錄目曰、鑿石銘、誤、

連江石鼓文、明時吳襄惠公文華得搨本於楊修、用修得之李西涯、相傳為蘇子瞻藏本、康熙初襄惠後人吳子鈞屬李登陳延之歐陽惟禮篆而刻之木、與國學陳倉本不同、竹垞云、西涯偽作、

按韓文公石鼓歌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杜少陵云、(接第二版)



宋

陳

賜

書

(宋人法書之一)

太常少卿陳

賜

行藝當年

帝所聞聲名久矣動簪紳

文場秉筆淵源厚師席疎

經業後醇白駿忽驚萬里

暮青衫難問若溪春兩京

模範垂芳遠多少生徒淚

滿巾

陳賜、祥道弟、字晉之、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銜衛集、以勸導紹述為太學博士、兼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賜所著樂書、貫穿明備、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後官禮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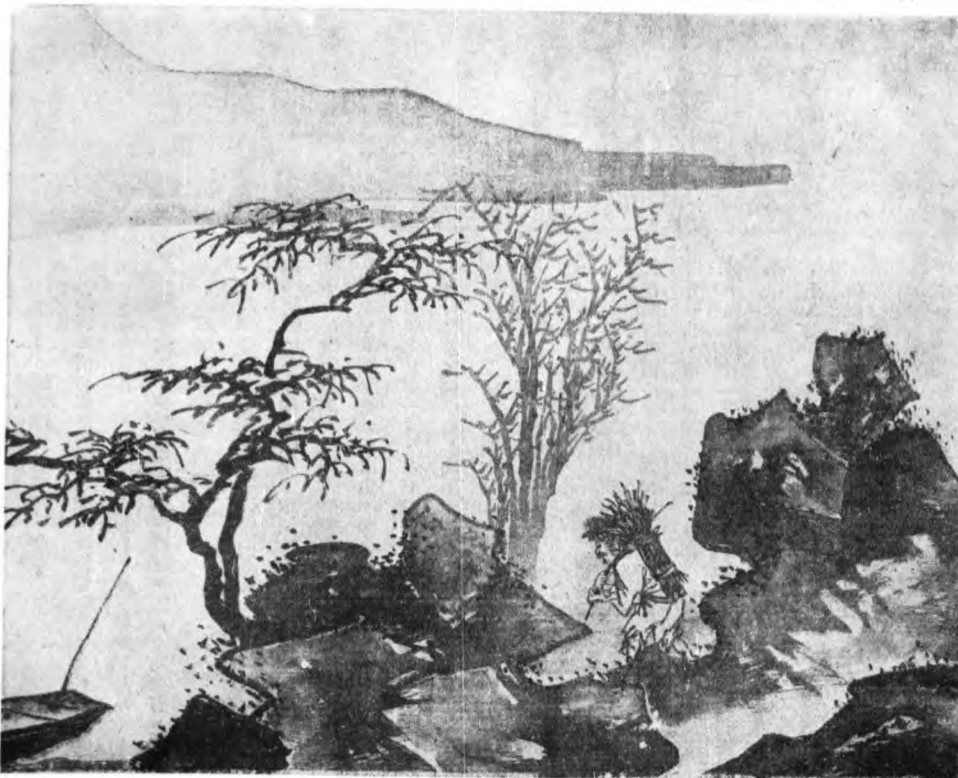
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云、風雨缺謬苦辭、則石鼓唐時已無全文、集古錄歐陽公所見止四百六十五字、近時阮芸臺相國取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重刻於杭州府學、亦止四百六十二字、元人吾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而升庵所拓、乃至七百有二字之多、朱竹垞辨其妄自改增、可無疑矣、據升庵謂得之李西涯、傳之蘇子瞻、竹垞謂果爾、則子瞻應先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何以子瞻之詩曰、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蝦蟆、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字形汗漫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是子瞻子由均不應有是言、又西涯石鼓歌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實之本、有七百餘字、

拾殘補缺、亦已多矣、實之亦不應為是言也、觀此則竹垞非疑西涯偽作、直指升庵偽作耳、開考李文正懷麓堂集、絕不道及、其為升庵偽作可知、日下舊聞載賦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溫、李丙奎、作詩歌者二十人、曰章應物、韓愈、張耒、洪适、梅堯臣、蘇軾、蘇轍、張養浩、揭傒斯、宋濂、吳萊、顧文昭、盧原質、唐之淳、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郭天中、會稽山碑舊傳李斯篆在鵝鼻山、近見明南逢吉會稽三賦注云、宋昇明本、縣民家兒襲祖行獵、見山上有文三處、苦生其上、刮而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云、黃天皇帝肅字道成得賢師天下、似與秦碑不同、

(宋定)

宋夏圭山水長卷之五

(小傳前詳)



本(本市) 每周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以上九折

△本刊雙十號

以唐虞漢書堂十志圖及宋人風水二十景圖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故宮月刊

三十期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六十期以上七折

長卷首尾相聯不致剪斷為自來影印手卷制
例封面題子昂畫馬尤屬精雅異常定價每冊
大洋八角長期定期閱各戶八折

讀書堂西風隨筆
定價 粉紙每冊六角
毛邊紙每冊五角

承遠方選購即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價加一不
收郵票）現款一併匯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
目價格函索即寄

每六冊十一元每十二冊價二
十二元

繪事雜錄（續）

王弼州藝苑厄言（續）

郭若虛因之云、漢魏以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幘、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幘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角、後魏隋

明吳彬廿五圓通像之二十二

（前詳傳小）（七大）



易以羅、又別賜供服官、內臣圓頭宮幘巾子、唐末用漆紗裏之、乃今幘頭也、三代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服、庶人以
白、唐高宗以後、百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金帶、綠服銀帶、青服鍍石帶、庶人黃銅鐵帶、五品以上佩魚、後為龜、尋復為魚、又文官一
品以下、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睿宗朝武官五品以上帶七事踏鞢、開元初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接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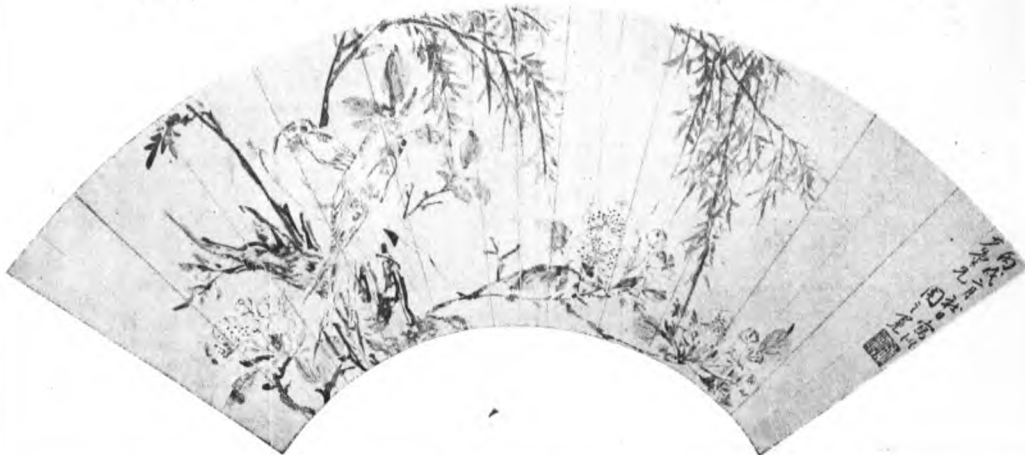
明沈榮書

永樂庚子登小山應制 恭承恩命訪蓬瀛勝景祈逢慶此生曉日雲霞三島近春風臺殿百花明龍池洗漢
通銀漢仙閣著堯映玉京幸際 清朝露 寵渥永歌天保樂時平 奉 聖層疊望逾隆蓬島由來好物華對
老妙揮灑翠蓋花濃芳華煥丹霞瓊樓日射雕落近玉洞洞洞消石燈針此際未應凡迹到注承唯有五雲車
恩持許小山遊中使初將到上頭馳道紫迴龍荒山古巖掩暖鶴林幽松聲遠自中天起雲氣常地上花浮誰道蓬
萊限弱水此身今已到瀛洲 變石高標危峯海曉來色雨覆光浮玉宇為木橋幾度一花長橋外碧流
色還深宛轉細柳穿雲重飛花芳洲子丘山必結綵以何可承恩白徒遊 石至仙臺聖蹟瞻芳壑
轉 國道提君殿松栢香南清信名吃映如陽洲 素蓬宮院即生仙 應承芳洲水暖波時勝
仙 天賜蓬 芳 爲 之 高 麗 上 留 記 奉 聖 恩 賜 詩 以 記 之 此 後 亦 有 別 處 也 案 內 謹 啟

沈榮、度弟、字民望、工書、成祖時自翰林待詔、遷侍讀、進大理寺少卿、與兄齊名、時號大小學士、兄弟並賜緋金衣、鑲姓
名於象簡、泥之以金、

（前詳傳小）

明周之冕花鳥扇



左馮翊翊



鼻紐

順平詹事印



鼻紐

臨

溪

亭



下加襪、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三代以前皆跣足、後人始服木屐、伊尹為草履、秦世參用絲革屨、唐代宗朝、凡在宮人左右者、紅錦鞵、此郭若虛論畫衣冠異制也、彼謂三代以前皆跣足、非也、冠履之制、詳自軒轅、何言跣也、古冠而不帽、漢元壯髮以帽蒙之、王莽頂亮、始加其冠、袁紹始製縵巾、魏武裁為白袂、林宗折角、文若成岐、南渡永明、改縵為帽、白帽縵布、盛自王丞相以後、小冠博衣、彌於晉末、晉氏放曠、施履寬、然有露兜陰卯之異、婦人髻紛不一、元康以後、盛以五兵為飾、東髮既緩、至被於額、如若虛所論、極多挂漏、畫家不可不審也、今世畫人主、即翼善冠、黃袍、玉束帶、無撻尾涓人、則今衫帽、貴官戴漢冠、餘士大夫戴唐巾、不復論時代也、豈直漢光東、封觀者有僧、梁武郊祀、從官乘馬而已哉、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按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別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謂唐賢畫錄、

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推之為當也、其意亦似祖述彥遠、余竊謂彥遠之論、大約好奇、未甚循理、夫畫至于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續)

栗亭

維持會之初期、尚有數事可實吾記者、茲拉雜錄之、以餉讀者、

中正殿對面之西花園



睥睨一切、要亦自有其立足之點、最後亦盛稱同人於此等政治現狀之下、艱難維持之功、為不可及、吾人聞之唯有愧汗、

(未完)

勘誤
本刊第七十期第四版所載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下方第六行七行「大元帥」應作「張鎮威」

本院最新出版物

購書從速

本院精印民國二十年古物彩圖日曆

現已售罄 紙料工洋二元 購者從速

故宮特刊

以宋徽宗舊藏唐人月儀帖精印成冊並有明鑒閣藏定為唐人書帖之行間有釋文字飛動變化宋以後人萬不能為王夢樓定為與草書出於一人之手誠寶物也每冊洋一元二角

故宮畫書集

選宮中收藏最精之巨軸精印成集附雙十節紀念日發行第一輯此係內府秘珍之尤者世人當以先觀為快每冊定價二元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冊定價大洋四角現已出到第二十三期預定半年十八冊大洋六元五角預定全年三十六冊大洋十二元

射陽先生存稿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本刊第二十七期至第五十二期

合訂本業已出版 裝潢精雅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